

金曾豪少儿文集 ★★★★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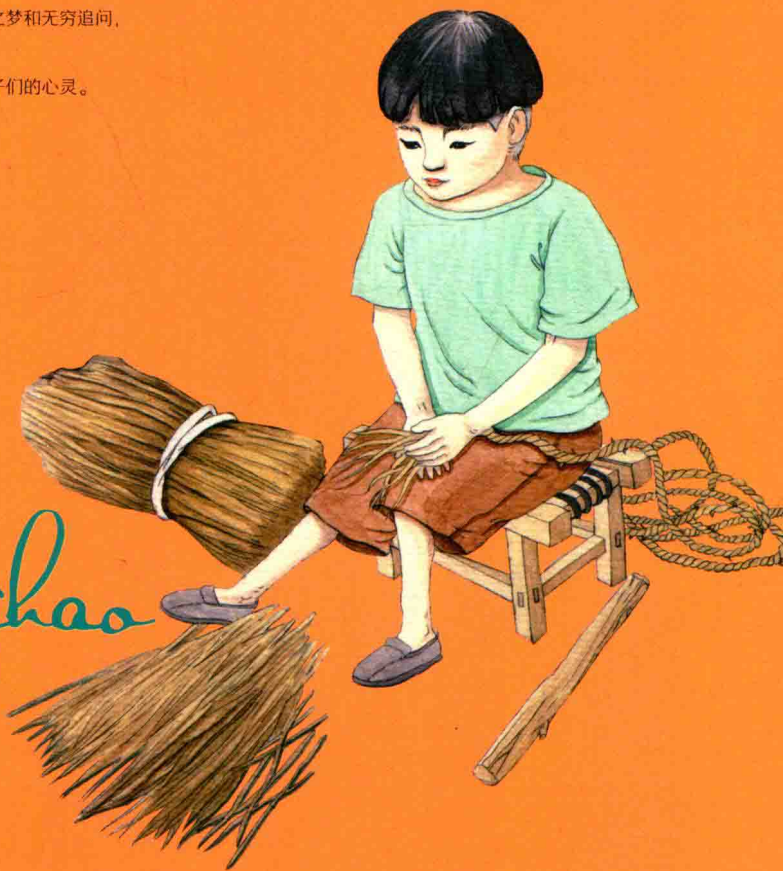


# 青角牛传奇

金曾豪 著

作者始终关注着小读者的五彩之梦和无穷追问，  
以充满爱的作品，  
以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来陶冶孩子们的心灵。

Jin  
Zenghao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★金曾豪少儿文集★

# 青角牛传奇

金曾豪 著

Jin  
Zenghao



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 
中国最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青角牛传奇/金曾豪著. —济南:山东人民出版社,  
2016.5

ISBN 978-7-209-09513-6

I. ①青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  
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01962号

### 青角牛传奇

金曾豪 著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 
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 
邮 编 250001  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914  
市场部 (0531) 82098027  
网 址 <http://www.sd-book.com.cn>  
印 装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 
经 销 新华书店

规 格 16开 (155mm × 225mm)  
印 张 12.25  
字 数 117千字  
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 
印 次 2016年9月第1次  
ISBN 978-7-209-09513-6  
定 价 19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。

- 001 青角牛传奇  
015 小鹿波波  
027 宠 物  
040 橹声如歌  
058 雪 冢  
069 白马之死  
081 黄蛇传说  
093 四个狗故事  
111 天 箫  
123 小湍和牛  
136 相 牛  
147 黑的网  
162 鹰飞天地间  
187 夜莺的月亮

## 青角牛传奇

1

那些日子他老觉得头顶那儿又胀又痒，便老想往树干上、柴垛上去蹭。

他的妈妈挺严厉地制止他，“哞——哞！”

原来他要长角了。

他的角笋似的长得快，而且那颜色非同一般，是一种暗暗的黛青。于是大家都叫他青角。听到“青角”这个名字，他就知道是在唤他，只是不知道这两个字的意思。

他是一头健壮的水牛犊。

他喜欢在长满青草的山坡上颠儿颠儿地奔跑、打滚，用

舌尖去撩逗白蝴蝶和红蜻蜓。他喜欢在河浜里游水。有一次用耳朵把一只牛虻拍到水里，牛虻嗡嗡地在水里打转转。他喜欢吃带着露水的苜蓿。那嫩嫩的叶津津有味，洁洁地鲜；那茎又嘎嘣嘣地在牙齿间愉快地脆响……嗬，这世界真美，真大，真好玩！

那对青色的角长得蛮长了，对称，弯弯的，闪着幽幽亮亮的光泽。他的力气也大了。有一次他和小主人阿网开玩笑，轻轻地一蹭，阿网就跌了个大跟头。青角把两只毛茸茸的耳朵耷拉下来，表示歉意。

阿网气不忿，顺手抓几个泥块用力飞击到青角的后腿上。青角看见自己的后腿上有几块肌肉突突地跳动。他没觉得痛，只是奇怪那抑制不住的颤动。

青角的老主人三伯说：“青角该穿鼻了。”

在力大无穷的牛面前，人显得很渺小。可是人聪明，用一根平平常常的绳子往牛鼻子里一穿，就再不怕牛不听话了。

那天天气很好，太阳光像苜蓿花般地灿烂。三伯用一根柔软的白色绳子打个“8”字结，挽住了青角的两只角，拍拍青角的屁股，说：“去吧，去吧。”

阿网爬上了青角的背，拍拍他的脖子，说：“驾，驾——”

青角很高兴在这样的阳光下走。他很有弹性地踩着步子。步伐有节奏，后蹄踩准前蹄印，骑牛的人觉得骑着一个水浪似的。最好的牛才能走出这种步伐来。

他们出了村子，走过一片田野，穿过一片林子，到了一块蛮大的临河的土场。土场上有一条黄毛小牛，好几个人围着它。一个长得挺壮的阿胡子大汉说：“阿网，快着点，阿好！我还要去梅村宰牛呢！”

场上平行立着两个柱子，中间还横着两根树棍，形成一个“井”字。那黄毛小牛的头竟是被卡在这井字里的。黄毛小牛屁股歪来歪去，还嗷嗷地叫。

青角想：咦，这有什么好玩的？

他不知道这黄毛也是来穿鼻的，下一个就轮到他了。

阿胡子手里握着一根烧红了头的铁钎，走近来，“噗”一声，把一口烧酒喷在黄毛小牛的头上。小牛睁不开眼，昂起鼻子想打个喷嚏呢，那根烧红的铁钎已经“滋”的一声刺透了它的鼻隔肉。一缕白气窜出来，一股怪味散开来。铁钎“当”一声被丢在地上，还没滚停，一根白绳子已经穿过了那个洞穿的伤口。这白色的绳子的另一头系着一指粗的削尖了的小木棍。

阿胡子喝一声“呔！”表示手术已告完成。

黄毛小牛痛得直翻眼睛，连叫唤也不能，只反复地交替着用两条后腿蹬着两根柱子，屁股上的肌肉在剧烈地抽搐。

上头的一根横木松开了。黄毛小牛脱出头来，想逃。可是它这一生从此再也不能那么自由自在地活动了。它的意志、它的自由已通过白绳子抓在它的手里了。只要扯紧这绳子，牛就痛得头晕目眩。黄毛小牛试着挣扎了几次，便再

也不敢轻举妄动了。它成了一条真正的牛了。

青角恍然明白：下一个就轮到他了。

他把头一侧，挣脱了阿网手里的绳子，掉头就跑。

人们七嘴八舌喊起来：“抓住！”“拦住！”

青角调个方向，一蹬腿跳下河，向河心泅去。

阿网跑到岸边，大声喊：“青角，回来！青角，回来！”

青角不再信任他的小主人，哀怨地瞥了阿网一眼，顾自泅过河，爬上了对岸的苜蓿地，也没心思擦一口苜蓿，水淋淋地向竹林跑去。穿过竹林就是山坡。山坡上长满高大的杂树。

他在树林里奔跑。他不知道该到哪里去，只知道得离开那个可怕的木柱，离得越远越好。

阳光在他的背上跳来跳去。草丛间蹿出蚱蜢，咭咭地飞。

他刚才嗅到了阿胡子喷在黄毛小牛头上的那东西的味道。他常在老主人三伯身上闻到这种味儿。还是老主人好。老主人给他吃棉籽饼，吃包着苇叶的粽子，给他赶牛虻，给他搔痒痒……

受了委屈，青角格外想念老主人。

2

梅村村北有一片废窑基，离县城不远，一面临水，一面临公路，交通便利，是个理想的宰牛场。县城里那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在砧板上的牛肉，大多是这里提供的。



阿胡子是骑自行车来的，穿牛鼻是一种“兼带带”。他是这儿的主宰。当然，作为主角，这会儿还不是出场辰光，他正在和一个高个子青年隔着一辆红色的摩托车说话、抽烟。场上暂时由他的帮手——那个罗圈腿老汉主持。

屠场上也立着两根结实的柱子，每个柱子上挽着一个麻绳活套。有不少看杀牛的大人、孩子围着场子，有些竟是从城里特地赶来的。如果有围墙，屠牛场和斗牛场怕是一样可以卖门票的。

一头衰老的犍牛被牵上场了。罗圈腿嗬嗬地呼唤着，在牛腿上这儿拍拍，那儿拍拍，让牛把两条前腿分别伸进两个麻绳活套。老牛很听话，把腿伸进了活套。它一辈子对人顺从惯了。有很壮的小伙子握着收活套的绳，只要听一声喊，他们就会收紧活套。

牛的过分顺从使围观的人很感动，很难过，还有一点失望。他们以为面对死亡，牛至少会有一些野性的表演。罗圈腿大概也受了感动，并不马上喊收套，却从裤袋里摸索出一小块豆饼来，放到牛的嘴边，唤着：“哼，哼。”牛嗅了嗅，看看罗圈腿，又嗅了嗅，才吞进了豆饼，努了几努又吐了出来。它的牙齿不行了。它看看罗圈腿，表示它的感激和歉意。

人群里跑出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来，手心里托着几片饼干，诚恳地奉献在老牛的嘴边。老牛把头偏过去，孩子又把饼干凑上去，可老牛还是把头偏过了。也许它不知道这东西能吃，也许它知晓厄运临头，没有了任何的兴致。那个大

胆的孩子却很执拗，恳求着：“你吃啊！你吃啊！”

罗圈腿还不喊拉套，用他粗糙的手在牛的头上、脖子上、背上搔着摸着，嘴里还温和地哼哼着。他很想在这最后的时刻给老牛一点爱抚，一点温暖。那孩子伤心地丢了饼干，学着罗圈腿的样子，用他柔软的小手在牛的腿上、屁股上摩挲。

就像在举行一个典仪。屠场上忽然静得很，人们屏住呼吸，看着两双摩挲着牛的人手。一双苍老粗糙，一双年轻柔软。人和牛言语不通，只能用这接触来进行诀别。

阿胡子从摩托那儿走过来了，远远地吆一声：“瘟 X，还磨蹭啥！”

罗圈腿从柔情中醒悟，让男孩子走开，然后嘶哑着喊了一声：“哟——收套！”

小伙子们把绳套猛一收，老牛轰然趴下，头颅贴着地面。

最后的时刻来到了。老牛哀怨地叫了两声，沉默下来，眼睛里涌出一串泪水，泪真多，扑扑簌簌的。牛把它一生的泪集中到一次流出来了。

阿胡子赤了上身，嘴角滴着烧酒，两手反背着，攥着一把雪亮的牛刀。他走近了牛，偏开两步，避过牛的目光，说道：“牛啊牛啊出苦海啊，送你上天啊！”耀一耀刀刃，一咬牙，竭力把刀捅进牛脖子，连手臂也捅进去了；迅速拔出手来，拔出刀来，回头喊道，“酒来！酒来！”

没人理睬他。人们把目光一齐投向老牛，仿佛阿胡子是在这场搏斗中可鄙的失败者，而牛才是轰轰烈烈的胜利者。

老牛拼力屏住呼吸，绷紧全身每一块肌肉，不让血流出，一秒钟，两秒钟，三秒钟。血从伤口喷射出来，射进阳光里……

青角在山坡灌木丛中看见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。几只牛虻在他屁股上狠命地吸血，他都没有觉得。他把尾巴死命地压在屁股沟里，冰凌般地冷硬。

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！

他掉头又想逃，可他又猛地掉过头来——在转眼时，他看见了老主人正牵着他的妈妈向那个可怕的地方走去。

啊，妈妈！

3

阿胡子大声地骂着粗话，责怪罗圈腿忘了用木盆接牛血。牛血满地，人无立足之处，再不能屠第二条牛。

三伯说：“那我回去了。”牵着他的牛就要走。

阿胡子说：“三伯，回来！场地大得很，你这条瘦牛，不用柱子也使得，牵过来吧。”

那个骑摩托的高个子大概等着要牛肉，连忙给阿胡子和三伯派香烟。

老母牛早闻到了冲天的血腥味。她明白了，回头去寻老

主人。老主人背着它蹲在地上，两只枯老的手掩着面颊。它知道老主人没法救它了。人也有人的难处。它挺直前腿，忍着鼻腔的剧痛站住，抬起头，急急地向四处张望。它想再看一眼儿子——青角。

它看到刚才老主人在青角的两角间系了一根白色的绳子，知道青角今天要去穿鼻。它经历过那个，每条牛都得经历那么一次。但是它并不知道每一条牛最终都得走上屠宰场。牛棚里每少一头老牛，没过几天，牛棚顶上就会多出一副牛角。它以为每头牛老到后来就会缩小再缩小，一直缩进两只角里去。牛角里一定很温暖，很安全，很舒服。它因此很爱惜自己的角，不让它们有一点点裂缝。有一年冬天，牛棚的北墙上有了一条裂缝，寒风从那儿尖刀似的刺进来。它恨不得缩进它的角里去。幸亏老主人发现了，赶忙堵了墙缝，一边堵一边嘀咕。老牛们都明白那嘀咕是道歉的意思。那些冬天的夜晚，村上的老人们喜欢到牛棚里来聚聚，围一炉红红的火，喝一杯喷香的酒，还噙着鼻子哼绵长古老的田歌。老牛们都侧着头听，似乎也懂这种歌。那些歌简单，只几个哼呀呀的字，可这些苍凉的歌又实在不简单。歌声里，老牛们抬头看着黑黝黝的顶棚上挂着的先辈们的黑黝黝的牛角，不由得回想起许许多多迷离的事，心里涌满了淡淡的哀伤。他们也听出了人的许许多多的哀伤和艰辛。人必定也有许许多多的难处，希望牛们共同来担起这些艰辛……

阿胡子的吆喝打断了老牛的思绪。

阿胡子叫嚷着要一把长柄的榔头。等一会儿，把牛绊倒后，他用榔头在牛的前额上猛击一记，就可把牛击昏，然后再动刀子。

老牛知道时间紧迫，“哞哞”叫唤着——青角，我的儿，你在哪儿啊！

青角就在山坡上那丛灌木后面。

青角从山坡上直冲下来，头角微侧，四蹄翻飞。他一声不吭，只在身后笔直地竖起尾巴，就像竖起了一帜凛凛的战旗。除了可恶的阿胡子，世界上的一切都在青角的眼睛里淡化了，消失了。冲啊！冲啊！

因为人们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老牛身上，当发觉时，青角距离阿胡子只有两丈远了。

“牛！牛！”有人惊恐地喊。

窑基上的碎砖瓦在牛蹄下咣巴咣巴粉碎。冲啊！冲啊！

阿胡子一回头，看见了青角眼睛里燃烧着的怒火，看见了闪着暗青色光泽的角。他明白这是冲他来的，明白发野之牛的可怕。他怕牛伤了围观的人，便撒腿往野地里奔逃。

青角调整方向，又向阿胡子冲去。有一个小孩绊跌在蹄前，使他打了一个趔趄。阿胡子已经跑出窑基，躲到了一个大大坟包后面。这没用，青角嗅得出那酒味，那血腥。

人和牛绕着坟包追逐，彼此听得见咻咻地喘气声。阿胡子不敢离开坟包，四周是一马平川，连棵像样的树也没有。

有人喊：“快上坟包！快上坟包！”

阿胡子捉个空，爬上坟包，没想到青角也追了上去。坟包虽然不太高，但青角到底笨重，爬上去时速度较慢，使阿胡子获得一个喘息和思索的机会。阿胡子跳下坟包，待牛下来时，又爬上坟包……

三伯赶到了，可青角并不买他的账，作出要抵的架势，把三伯镇住了，只能徒劳地叫喊。

高个子青年醒悟过来，驾起摩托车冲过来，故意把马达声弄得很响，想吓退青角。此时的青角进入了疯狂的状态，竟不顾一切地向吼叫着的红色怪物迎上来。高个子青年连忙别过车头，想把青角引开。青角却并没有忘记他的目标，调头又向阿胡子冲击。这时的阿胡子已离开了坟包，正向公路逃去。当然，他奔跑的速度远远不及青角，青角一下子就逼近了他。眼看阿胡子难逃厄运，人们都吓得发了呆。

正在这危急关头，高个子青年驾车走一个弧形，先期到达阿胡子身边，放慢车速，喊一声：“快上来！”

阿胡子跨上后座，一把抱住青年的腰。摩托车冲上公路，吼一声，飞似的去了，只留下一股青烟。

青角追上公路，见复仇无望，便拼命用角去抵路边的树，蹦蹦地响。树叶扑簌簌地掉下来。

三伯牵着青角的妈妈赶来了，不然，青角不把自己的角抵断是不会罢休的。

4

没隔多久，青角吃了一顿香喷喷的酒糟，糊里糊涂就被穿了鼻子。没隔多久，青角的妈妈不见了。后来，青角在顶棚上看见了妈妈的角。

妈妈不见那天，牛棚里正巧有一头母牛生小牛。在母牛痛苦的叫唤中，一头牛犊诞生了。

牛犊浑身湿漉漉的，一身黄色茸毛，四条腿伸得老长。母牛舔着牛犊，一直把牛犊的毛舔干。牛犊把腿盘曲起来，然后毫不犹豫地一下子就站了起来，双眼晶晶地四下观望了一会儿，踉踉跄跄地跑到了青角的身边，咻咻地用小鼻子嗅着青角的后腿。

青角忽地领悟：这牛犊就是妈妈变的！原来，妈妈摘下角就变成小牛了。

牛没有语言，祖祖辈辈无法具体、确切地传达什么，只能作一种含糊的心理传递，全凭各自去领悟了。对于死，青角的妈妈认为就是缩进牛角去了，而青角却认为是变成了小牛。不管怎样，牛们的想象总是和平的，美好的，还有一种庄稼汉式的浪漫。

那小牛犊对青角很友好。它对青角后腿中间悬着的东西很好奇，常用鼻子去嗅嗅。这时，青角的心头便会涌起一种

柔情，产生一种幸福的激动。青角是头公牛。

没过多久，那个无恶不作的阿胡子又对青角下了手，他剷了青角。青角后腿间变得空空荡荡，成了一条犍牛。青角对阿胡子的仇恨又加深了。他期待着复仇的时机。

复仇的时刻到来了。但青角怎么也无法料到会是那样的一种机会。

那天天气很好，空气里流动着各种青草的清香：马板筋草的、狗尾巴草的、小鹅草的、紫花地丁草的……对了，还有那迷人的苜蓿的。

这片山坡上长满了狗尾巴草。“狗尾”还孕在草芯里，又嫩又甜。小主人阿网把青角独个儿留在这儿了，长长的牛绳系在一棵松树上。青角吃饱了，卧在阳光下，慢慢地反刍，慵懶地眯着眼睛。不远处有一个颤颤的声音传来，那是蜜蜂扑动翅膀的声音。这嗡嗡嚶嚶的声音有点像三伯他们哼的田歌。青角转动一下耳朵，对准了那个声音。青角睁开眼睛，看见一只白蝴蝶在一朵粉色的小花上休息。这白蝴蝶使青角想起了自己的童年。那时候他没有角，也没有牛鼻绳……这些事已变得迷迷离离的，已是很遥远了。他又闭上了眼睛。

突然，青角又睁开了眼睛，把耳朵耸立起来——他听见了一个奇怪的声音。他挺身站起，走动几步，就看见了上山去的那条小路上的惊心一幕。

小主人阿网呼喊着的，连滚带爬地在向这儿跑。那小牛犍跟着他，似乎有点迷惘。青角把眼再抬起些，就看见了追赶



阿网的一头花斑满身的怪物。别说青角不知道那是一头豹子，连阿网也一时想不起“豹子”这个名字。这一带是从来没有这种猛兽的。这金钱豹是从铁栅车里逃出来的，如果不是后腿受了伤，这个丛林杀手绝不会让一个孩子喊出第二声救命的。

青角并不怕比他小得多的怪物，可是他没法出击，拴在松树上的要命的牛鼻绳只允许他在两丈的范围内活动。他大声呼喊，呼唤阿网和小牛犊进入他的保护圈。

阿网在慌乱中被石块绊倒了，当他爬起来时，那跛腿的豹子已经赶到。阿网摘下背上的空草篓子，死命地抵挡着豹子。不知怎么搞的，阿网的上半个身体被套进了草篓子。阿网就势在山路上向下滚。小牛犊傻乎乎地呆立着，挡住了滚下来的阿网。

花豹子吼一声，一纵身又到了阿网身边。

青角暴跳着，却无法摆脱约束。他本能地绕着松树奔跑，反而使牛绳越来越短。

正在这危急时候，阿胡子出现了。他大喝一声，从山路边的树丛间奋身跳到山路上，惊得豹子后退了几步。他可能正在附近扒山草，手里握着一个长柄竹箢子。

就在这一瞬，青角完全原谅了他的仇人。

饥饿与愤怒使金钱豹百倍凶残，只一抓，就把阿胡子手里的竹箢子击落了；又一抓，阿胡子胸前的衣裳不见了，赤裸的胸脯上赫然出现四道血爪印。